**惊魂一夜**

刘守仁摩挲着黄花梨木匣里的一方松烟墨，月光从雕花窗格里渗进来，在墨锭"千秋文章"的錾金篆字上流淌。

前院飘来鲤鱼的香气，管家在门外第三次轻咳："老爷，吉时快到了。"

他望着木匣里整整齐齐的十二方墨，突然想起今晨祭祖时断成两截的线香。五房妻妾，六十载春秋，去年冬月才得的这个麟儿，该用哪方墨来记入族谱？，

窗外的桂花忽然簌簌落下一阵，垂花门外的喧嚣随着夜风涌来。七舅爷的破锣嗓子正在吹嘘新得的和田玉扳指："要我说咱们小公子将来必是状元之才！"刘守仁低头看着自己松垮的手背，那些年轻时能悬腕写小楷的筋脉，如今连抱着婴孩都会发抖。

"砰！"

青花瓷盘碎裂的脆响刺破满堂笑语。刘守仁抬头时，看见一个白衣少女拎着七舅爷的后领，翡翠扳指在空中划出青碧的弧线。月光从她云纹织锦的袖口流泻而下，倒像是捧了满把星子。

"都给我滚开！"少女的娇叱惊飞檐下宿鸟。那把钢刀插进八仙桌的瞬间，刘守仁

黄蓉足尖轻点，掠过大红洒金的贺联。她特意换了最贵的浮光锦，雪白的裙裾在月光下泛着珍珠般的光晕。郭靖在身后欲言又止的模样让她心头刺痛，指尖发力将胖商人摔出去时，特意让他的绸缎衣裳沾满酒糟。

"老丈人发什么呆呢？"她揪住主人花白胡子往上提，满意地听到倒抽冷气的声音。这宅子里的陈腐气息让她想起桃花岛的藏书阁，父亲惩罚她背不出《南华经》时，也会这样揪着她的小髻。

当看见紫檀案上的文房四宝，黄蓉眼睛倏地亮了。她故意用沾着松子糖的手指去捏那方荷叶砚，果然听到老头发颤的抽气声。七星岩水坑石雕的砚台沁凉如冰，映着烛光能看见细密的鱼脑纹——倒是配得上靖哥哥画阵图。

"好砚台！"她反手将滚烫的烧刀子倒进砚池，看着琥珀色的酒液漫过"文光射斗"的铭文。老头踉跄着要来抢，被她用刀背轻轻一拍就跌坐在太师椅上。满座宾客像被冻住的虾子，有个穿酱色长衫的居然尿湿了青砖地。

郭靖在身后轻唤："蓉儿......"她假装没听见，把松烟墨在酒砚里碾成黑泥。墨香混着酒气腾起来时，她忽然想起去年生辰，父亲也是这样在醉仙楼摔了她新得的洮河砚。

婴儿啼哭从屏风后传来时，黄蓉正逼着主人喝第三碗酒。老头喉结滚动着咽下混着墨汁的烈酒，突然盯着她腰间玉佩瞳孔紧缩——那上面刻着九瓣桃花的暗纹。

"看什么看？"她故意晃了晃玉佩，去年在临安府收拾漕帮喽啰时，有个小头目也戴过类似的。当时她用玉簪在那人脸上刻了朵桃花，不知道现在疤痕消了没有。

当把金锭塞进襁褓时，婴儿颈后朱砂色的胎记让她手指顿了顿。这火焰状的印记她在《五毒秘传》里见过，说是"火厄之相，见血方解"。老头突然疯了一样扑过来，被她用空酒坛轻轻一磕就晕了过去。

子夜更鼓响起时，黄蓉正把最后半坛酒浇在族谱上。墨字在金箔纸上化开，像是无数扭曲的蝌蚪。郭靖来拉她袖子，月光照在他紧皱的眉头上，倒显出几分傻气。

"走啦走啦。"她甩开他的手跃上墙头，雪白的裙角扫落几片桂花。身后传来瓷器碎裂的声响，不知是谁碰倒了供着麒麟送子的青花樽。

刘守仁是在墨香中醒来的。混着酒液的徽墨在地砖上蜿蜒成河，月光浸着残破的"蟾宫折桂"砚，那些精细雕刻的桂枝现在像干枯的血管。管家捧着金锭哆嗦如筛糠："漕帮的人天没亮就来了，说是......说是要找戴桃花玉佩的姑娘。"

他摸了摸下巴，被扯断的胡茬刺得生疼。去年漕帮送来的金丝请柬还锁在书房暗格里，上面用朱砂写着"八月十五，月满人圆"。奶娘抱着啼哭的婴儿过来，襁褓里的金锭压得锦缎凹陷，倒像是块烧红的烙铁。

"老爷！"丫鬟突然惊叫。族谱上的墨迹全部晕成团团黑影，唯有用松烟墨写的长孙名字清晰如刻——"刘念安"三个字正在月光下渗出诡异的金粉。

更声又起时，刘守仁终于想起二十年前在临安府衙门看到的通缉令。画中少女眼角有粒小痣，悬赏金额是二十两黄金。他颤巍巍走到院中，看见墙头桂花瓣上凝着霜似的月光，突然很想知道今夜究竟是不是满月。